#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五上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上

起辛未漢武帝元封元年
盡己未漢宣帝元康四年凡四十九年

辛未　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

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歷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單于怒留吉上乃還祭黃帝冢而釋兵

集覽五原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更名五原黃帝冢

地理志上郡陽周縣橋山南黄帝冢在馬栝地志云黄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按陽周隋改羅　質實一統志云南越國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川　年東甌國名注見漢惠帝四年雲陽古地名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七十里漢昭帝置縣屬左馮翊唐廢之五原漢之郡名治九原縣隋初置豐州後改五原郡唐初復為豐州或為九原郡寰宇記九原有前後雞延城及郎君城本朝省之故城在延安府神木縣長城在延安府鄜州西南四里秦將蒙恬所築黄帝冢在延安府中部縣治北即橋陵也世傳黄帝崩後葬衣冠于此

貶卜式為太子太傅以兒寛為御史大夫

上以式不習文章故貶秩而以寛代之

東越殺王餘善以降徙其民江淮間

漢兵入東越境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為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虚其地

春正月帝如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仙夏四月封泰山禪肅然復東北至碣石而還五月至甘泉

正月上幸緱氏禮祭中嶽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上遂東巡海上祠八神益發船求蓬萊乃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皆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下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上泰山亦有封明日下陰道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江淮間茅三脊為神

籍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坐明堂羣臣上壽下詔改元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上乃還是行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集覽中嶽在嵩高山注見唐中宗嗣聖十二年嵩山八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奉高縣名也屬泰山郡下東方從東方而下玉牒書唐書韓愈表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按玉牒長尺三寸廣厚各五寸藏於山上以方石三枚為再累緘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之璽下陰道山之西北曰陰道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正義曰除地而祭曰禪報地之功也言禪者神之矣山之基足曰阯肅然小山在泰山下阯東北江淮間茅三脊為神籍封禪

書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孟康曰所謂靈茅也禹貢包匭菁茅蔡氏傳曰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括地志云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武陽記云山際出包茅有刺而三脊白雲出封中封用五色土益雜封之白雲出其中此瑞也坐明堂史記本紀注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上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

正誤還至奉高泰山下東方今按史記上還至奉高令侍中儒者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天子獨與侍中上泰山亦有封明日下陰道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然則本謂泰山下之東方非謂自泰山東方質實一統志云緱氏縣名注見武帝元朔而下也

六年碣石山名注見泰始皇二十九年甘泉宮名注見文帝三年奉高漢之縣名屬泰山郡隋初廢郡改奉高為岱山後以岱山省入博城縣

唐初於縣置泰州後廢改博城曰乾封宋徙縣治於此又改奉符縣金置泰寧軍又改泰安軍尋改為州元初屬東平路後隸省部至本朝屬濟南府以奉符縣省入仍屬焉明堂在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泰山下即古帝王東巡狩朝諸侯之所又漢書奉高縣西南四里有明堂乃武帝元狩三年所造

書法 綱目書巡二十九莫多於秦皇漢武隋煬三君秦始皇五書漢武帝七書隋煬帝三書亦莫詳於三君若夫自春首至五月周回萬八千里則更秦隋之所未有也

##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先是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斡天下鹽鐵乃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欲使富商大賈

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廵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集覽斡音管專主之也相灌輸謂以其土地所有者轉輸於所無之地互相灌注互相輸送輸者既便而官有利平準官名也屬大農有令丞委輸並去聲注見髙帝五年

發明弘羊一賈人子爾以言利得幸至於賜爵豈非以其善理財歟然弘羊非能取其家之貲以助國也又非能神運鬼輸以生財也不過假權勢以漁奪民財而已善乎我朝司馬公光對神祖之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則

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嗚呼此言真萬世之藥石也然不加賦之説通鑑猶載其彷彿至綱目分註則削而不錄矣故臣因賜爵之事備載司馬公之言為萬世法

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

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集覽有星孛于東井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注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孛音佩嵇康音勃海字董仲舒以為孛者惡氣所生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孛通作茀索隱曰茀妖星之甚者也東井八星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又孛星東井並注見晉穆帝

升平元年三台春秋元命苞云三台起於文昌列抵太微王公之位晉天文志三台六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注見順帝陽嘉二年台階填星天文志填星中央土四星皆失填星乃為之動天官書謹候此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晉灼曰常以甲辰之元始建斗歲填一宿二十八宿而周天春秋文曜鉤云填黄帝含樞紐之精其體璇璣中宿之分德星顔師古曰德星即填星索隱曰郊祀志填星出如瓠故師古以德星即填星今按此止言德星則德星歲星也歲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天官書景星者德星也孟康曰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黄星青方中一黄星凡三星合為景星正義曰景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敢私人則見

書法於是王朔言見填星大如瓜綱目削之而書星孛再明年乃書祠拜德星則不待深譏而帝之矯誣自見矣先是帝世書孛者五至是而又同時再孛終綱目書孛五十三惟武帝書孛七獻帝書孛七至於孛長竟天同時再孛則帝所獨焉徽帝末年悔悟其應殆未可知矣終綱目同時再孛一是年同月再孛一後主建興十四年

壬申二年冬十月帝祠五畤還祠泰一以拜德星○春如東萊

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於是幸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還過祠泰山集覽東萊郡名注見安帝永初二年萬里沙應

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縣括地志云萬里沙在華州鄭縣東北二十里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過祠泰山鄧展曰過經也泰山自東復有小泰山瓚曰即今之泰山然按漢武本紀公玉帶云黄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黄帝封東泰山禪凡山然後不死注徐廣曰東泰山在琅邪朱虚縣其山卑小

質實一統志云萬里沙在萊州府城東北三十里夾萬歲河兩岸沙長三百里泰山即東泰山在青州府臨朐縣南一百二十五里一名沂山周禮職方氏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即此漢郊祀志武帝設祠具陳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禮官祠之而不封焉今為東鎮載諸祀典

夏還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初河決瓠子二十餘歲不塞梁楚尤被其害是歲發卒數萬人塞之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

群臣負薪卒填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集覽】河決瓠子注見元光三年決濮陽瓠子宣防義取宣導防壅也二渠河東渠龍首渠也河渠書禹厮二渠以引其河漢書音義曰厮分也二渠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一則漯川也【質實】一統志云宣防宮在大名府開州城西南二十五里瓠子口之上義取宣導防壅也詳見武帝元和三年

至長安立越祠

越人勇之言越俗祠皆見鬼有效東甌王敬鬼得壽乃令立越祠祠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用雞卜【集覽】越人勇之韋昭曰勇之名也越地之人越俗祠越土之俗凡祠祭必見鬼而有驗雞卜漢書音義曰持雞用卜如鼠卜正義曰鷄卜法用鷄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鷄兩眼骨上自有孔

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行此卜法

作蜚廉桂觀通天莖臺

集覽　蜚廉桂觀前書音義曰蜚廉神禽也能致風氣晉灼曰飛廉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漢武以銅鑄像置觀上因名飛廉觀桂觀即桂宮三輔黃圖云蜚廉桂觀俱在長安城中近北宮通天莖臺索隱曰漢書並無莖字疑衍也三輔黃圖云臺在甘泉宮高百餘丈若與天通故名通天臺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西都賦云抗僊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注金莖銅柱也

質實　一統志云通天臺在西安府涇陽縣甘泉宮內其地本黃帝以來祭天圜丘處漢武帝於此築臺以其高上通於天故名

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益廣諸宮室

書法 書讖也書觀始此終綱目書觀七是年桂觀靈帝光和五年百尺觀後主建興七年魏聽訟觀晉孝武寧康三年秦聽訟觀宋康戌年總明觀陳甲午年周通道觀唐武宗會昌三年望僊觀自聽訟總明通道之外皆讖也

發明 武帝為求仙而修宮室如建栢梁臺作承露盤立太乙壇越祠之類不一而足至此又作蜚廉桂觀通天莖臺未幾復有明堂建章明光諸宮之作綱目皆書於冊所以著武帝之失為求神仙者之戒爾夫豈好為是繁文哉嗚呼使神仙果有豈可求耶使其可求則武帝得之矣

朝鮮襲殺遼東都尉

初全燕之世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

浿水為界燕人衛滿亡命聚黨椎髻夷服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欲入見者勿得禁止以故滿得侵降其旁小邑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未嘗入見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浿水刺殺送者歸報拜遼東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之

集覽 全燕之世索隱曰謂六國之際燕方全盛時也案契丹志晉獻契丹全燕地界東至榆關九百里西至雲中七百里南至雄州二百四十里北至古北口三百里真番東夷國名應劭曰玄菟郡本真番國番一作藩太史公自序曰衛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注徐廣曰真藩一作莫藩藩音普寒反朝鮮東夷國名正義曰音潮仙括地志云高麗都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古朝鮮地浿水漢書音義

曰浿滂沛反地理志浿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
西至增地入海後置浿水縣椎髻注見高帝十一年
魋結王王險地理志遼東險瀆縣朝鮮王舊都韋昭曰
王險古邑名瓚曰王險城在樂浪郡浿水東辰國辰
即辰韓也東夷國在朝鮮真番之東濊貊之南雍閼
讀與壅遏同刺殺送者案朝鮮傳使御刺殺送何者
遼東東部地理志遼東郡武次縣東部都尉所理
郡 質實 一統志云真番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遼
東郡朝鮮東夷國名周封箕子於此秦屬遼東外徼
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
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為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為公孫
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陷入高麗高麗
本扶餘别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即樂浪郡地唐征
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
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古新
羅百濟而為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其後子孫

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歴四百餘年末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内屬置東寧路総管府畫慈悲嶺為界焉國朝初其主李旦遣使請改國號詔更號朝鮮其國置八道分統府州郡縣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浿水在朝鮮國平壤城東一名大通江中有天石唐蘓定方破兵於浿水即此王險城名即平壤城也在遼東都司城東五百六十里鴨緑江之東即箕子之故國漢為樂浪郡治晋義熈後其王高璉始居此城後號西京

## 甘泉房中產芝九莖赦

發明 一獸一馬一芝皆微物也大書特書何哉以之紀元馬以之作歌芝以之肆赦播告之修夸張而修耀之雖欲不書可乎非美之也所以見其怪誕之失云爾

○旱

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

集覽天旱意乾封乎蘊林曰天旱之意其欲新封之土乾燥乎

書法書譏也上書產芝下書旱芝不為瑞明矣是故武帝書甘泉產芝而下書旱安帝書豫章芝草生而上書日食既地震綱目之意微矣終綱目書芝三是年安帝元初六年梁乙酉年

秋作明堂於汶上

上欲作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公玉帶上明堂圖有殿無壁茅蓋通水上有樓乃令作明堂奉高汶上如其圖

集覽濟南公玉帶公玉複姓帶名也濟南郡人索隱曰玉或音肅姚氏案風俗通齊湣王臣有

公玉冉其後也音女録反三輔決録云杜陵玉氏音肅令讀公玉與決録音同是未知二姓單複有異也其單姓者音肅光武時司徒玉況是其後有殿無壁茅蓋通水正義曰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取其通達以茅覆蓋取其精潔為溝通水以圜遶宮垣汶上縣名屬東平國汶水出琅邪郡朱虛縣東泰山東入淮

**質實**

一統志云汶上古厥國之地名以居汶水之上故名春秋時為魯中都地漢置東平陸縣屬東郡東漢省入須昌縣北齊置樂平縣隋後改平陸屬魯郡唐初屬兖州後改為中都縣金改為汶陽縣又改曰汶上元屬東平路國朝因之改屬兖州府

**書法**

於汶上何譏也禮在國陽於汶上非地矣書作明堂始此終綱目書作明堂八是年光武中元元年晉成帝咸康五年凉宋辛丑年齊丙寅年魏辛未年魏唐中宗嗣聖五年十三年書議明

堂制度二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唐高宗總章二年

遣將軍楊僕荀彘將兵伐朝鮮

書法 武帝用兵皆書擊此其書伐何朝鮮罪也曷為罪之襲殺都尉其罪矣

○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滇滇王降置益州郡

遣將軍郭昌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降以其地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是時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發卒誅之歲萬餘人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所過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集覽 勞深靡莫索隱曰西南夷二小國名與滇同姓勞深史作勞濅靡莫即靡非括地志

云勞浸在蜀南靡非在姚州北去長安西南四千九百餘里滇王注詳見元狩元年滇國益州郡注同見上年置初郡十七平準書注晉灼曰元鼎間定越地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平西南夷置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郡謂之初者後皆叛而併廢之也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索隱曰比音鼻南陽與漢中巴往之郡各以其地比近給其初郡

以杜周為廷尉

周外寬內深次骨其治大放張湯時詔獄益多一歲至千餘章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

集覽外寬內深次骨注詳見元朔五年

詔獄案百官表宗正屬官主詔獄

癸酉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

雹大如馬頭

遣將軍趙破奴擊樓蘭虜其王姑師遂擊車師破之

樓蘭王姑師攻刼漢使為匈奴耳目上遣趙破奴擊之破奴以七百騎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封破奴浞野矦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集覽樓蘭西域國去陽關千六百里昭帝遣傅介子往刺其王更名其國曰鄯善浞野矦浞音食角反浞野地名酒泉匈奴渾邪王降漢以其故地置郡名曰酒泉以城下有金質一統志云酒泉味如酒也今肅州本漢酒泉地實泉古地名漢以前為月氏國地後為匈奴所據武帝時其王渾邪來降因以其地置酒泉郡東漢及晉皆因之後魏亦

為酒泉郡隋初廢郡置肅州大業初省入張掖郡唐復置肅州或為酒泉郡治酒泉縣元置肅州路至國朝改置肅州衛屬陝西行都司

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集覽角抵戲史記秦二世作觳抵優俳之觀應劭曰戰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秦更名角抵戲角角材也抵抵觸也顏師古曰抵當也非為抵觸文頴曰角抵謂兩兩相當角力抵技藝射御魚龍曼延曼通作漫延或作衍前西域傳贊曰漫衍魚龍之戲注漫衍即張衡賦云巨獸百尋是也魚龍者為含利之獸先戲於庭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比目魚躍水作霧畢化黃龍出水戲於庭衍戈戰反漫無明音莊子因之以曼衍注曼衍變化也曼音萬韻會去聲衍字注曼衍獸名因以為巴渝之戲

書法 書作戲何譏玩物也自帝世始為此戲至殤帝而後罷之延平元年然隋徵天下散樂而魚龍之戲尚存則奇淫之習入人者深矣故綱目特書初書作戲始此終綱目書作戲二是年陳巳亥年周初作潑寒胡戲

○荀彘執楊僕幷其軍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降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彘以罪徵棄市集覽 樂浪音洛郎玄菟菟音徒

質實 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名注見元封二年朝鮮

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楊僕將齊兵先至戰敗遁走收散卒復聚荀彘破其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楊僕亦往會居城南數月未下彘所將燕代卒多勁悍力戰僕嘗敗亡卒皆恐將心

慙常持和節朝鮮大臣乃陰使人約降於僕往來未決彘使人降之不從又數與僕期戰僕欲就其約不會彘意僕前失軍今與朝鮮私善疑有反計未敢發上以兩將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彘具以素所意告之遂亦以為然乃共執僕而并其軍遂還報上誅遂彘擊朝鮮益急朝鮮相尼谿參等使人殺王右渠以降以其地為四郡彘徵棄市僕贖為庶人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箕子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沒入為其家奴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以杯器食吏及賈人往者見民無閉藏往往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孔子欲居九夷有

以也夫

**集覽** 相尼谿參史記朝鮮傳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陝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塞外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如淳曰其國相也尼谿與參當是二相名

**質實** 一統志云濟南郡名注見景帝三年九夷朱子云東方之夷有九種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是也九種見書旅獒篇

**書法** 於是荀彘疑僕有反計告使者執僕并其軍擊朝鮮降之則彘有功矣其以罪書何楊僕期戰不會非反也而彘遽執之綱目貴義不貴功不書罪則難為上矣是故項籍殺宋義破秦軍而綱目書以矯荀彘執楊僕降朝鮮而綱目書以罪皆所以遏借亂也書棄市始此綱目書棄市六是年征和三年宣帝神爵四年元帝永光元年安帝元初五年順帝永建五年凡書棄市罪辭也惟任尚

書徵某棄市非罪辭

甲戌四年冬十月帝祠五時遂出蕭關春三月還祠后土

質實蕭關注見文帝十四年

○夏大旱○匈奴寇邊遣郭昌將兵屯朔方

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為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請和親漢使王烏窺之單于佯許遣太子入漢為質又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長安會匈奴使至漢病死漢使路充國送其喪單于以為漢殺吾使者乃留充國而數使部兵侵犯漢邊乃遣昌等屯朔方以備之

乙亥 五年冬帝南巡江漢望祀虞舜于九嶷射蛟獲之春三月至泰山增封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祖因朝受計

考異 據章武元年書祫祭高皇帝以下不書祫祭高祖○今按漢書稱太祖高皇帝太祖其廟號也高帝其尊號也未嘗稱高祖此書高祖必有一字誤 集覽 因朝受計顧胤曰因朝諸侯王列侯而受計獻之物顏師古曰受郡國上計簿也郡國上計注見宣帝地節三年 質實 九嶷山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

○夏四月赦○還郊泰時 集覽 郊泰時元鼎中立泰一五帝祠壇於甘泉是為泰時

○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卒 考證 當分註諡曰烈 ○謹按漢自衛霍立功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況青為人仁喜士退讓奉法遵職既諡曰烈當據凡例注於卒之下

質實一統志云長平縣名漢初所置屬汝南郡晉屬梁國北齊省之故城在開封府西華縣東北武帝封衛青為長平侯即此

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後尚長公主藴建嘗責青以招選賢者青曰招賢黜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何與招士霍去病亦放此意

質實藴建杜陵人

初置刺史

冀幽并兖徐青揚荆豫益凉州及朔方交阯凡十三部

詔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絶國者

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

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絶國者

集覽 馬或奔踶踶徒計反蹋也乘之即奔立則踶人或可日行千里不可以小疵棄之負俗之累負俗被世譏論也或可與共立功名不可以微累舍之趙世家武靈王曰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正義曰遺留也負留風俗之譴累泛駕之馬泛方勇反覆也字本作覂顔延之賦馬無覂駕之軼顔師古曰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跅弛之士跅土各反顔師古曰跅者跅落無檢局弛者弛廢不遵禮度

丙子 六年春作首山宮○遣郭昌將兵擊昆明

漢欲通大夏遣使皆閉昆明為所殺奪幣物於是赦京師亡命遣郭昌將以擊之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集覽 遣使皆閉昆明凡所遣使通大夏者皆為昆明所閉塞不得達 質實 昆明西方國名注見

武帝元狩三年大夏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朔三年

秋大旱蝗○以宗室女為公主嫁烏孫

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匈奴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許之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之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作黃鵠之歌天子聞而憐之間歲使人問遺昆莫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方欲與烏孫謀合兵詔報從其國俗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代立為昆彌是時漢使西踰葱嶺諸小國皆隨漢使獻見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大角觝聚觀者散財帛賞賜以示富厚令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以傾駭之然西域以近匈奴常

畏匈奴使待之過於漢使焉【集覽】岑娶烏孫官號也名軍須靡漢書娶作陬音子侯反昆彌其先王號昆莫名獵驕靡師古曰今王號昆彌者昆取昆莫彌取驕靡也【質實】烏孫西域國名注見武帝

元狩元年

【書法】文帝六年之世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不書此何以書重公主也宗室女嫁單于可也以為公主則其不誠公主者幾希矣是故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則不書高帝九年以宗室女為公主則書近也終綱目書公主嫁外蕃九詳景帝五年書宗室女為公主一是年書宗女一唐僖宗

中和三年

匈奴烏維單于死子兒單于烏師廬立

烏師廬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集覽左方兵直雲中先匈奴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索隱曰古字例以直為值當也右方直酒泉燉煌先匈奴諸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

丁丑太初元年冬十月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明堂益遣方士入海

上自泰山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仙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書法元鼎五年嘗書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矣不書某甲子於是祀明堂則書甲子朔旦何重歷紀也至朔同日常也甲子朔旦冬至非常也故特書之先是書求神僊止曰遣方士此則曷為書

謚遣譏惑也考方士莫驗則亦已矣而又益遣入海冀或有遇帝亦惑甚矣哉

柏梁臺災質實一統志云柏梁臺在西安府城西北一十四里漢未央宫北闕内武帝以香栢為之嘗召羣臣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坐

書法火災非宫闕宗廟不書漢高后甲寅年趙叢臺災不書臺也何以書志土木之盛也建章之盛始此矣故特書之

○十二月禪蒿里望祀蓬萊集覽蒿里伏儼曰山名也在泰山下質實一統志云蒿里山名在濟南府泰安州西南五里即亭禪也山上有蒿里祠宋真宗封泰山禪此上有社首壇在焉蓬萊山名在東海中○春還作建章宫

以柏梁災故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輦道相屬 集覽 度為正義曰度如字讀謂法度如此作鳳闕中記一名别風闕以别四方之風西京賦閶闔之内别風嶕嶢是也三輔故事北有圜闕高二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西虎圈虎西方獸故於西置圈焉括地志云虎圈在長安城中西偏太液池贊曰太液言象陰陽津液以作池也漸臺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所浸故名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四神山名傳在勃海中神明臺漢宮門疏云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百人井幹樓索隱曰幹音韓闕中記云臺高五十丈積累萬木轉相交架為樓如井幹形莊子司馬彪注云井幹井欄也其形四角或八角崔譔云井以四邊為幹猶築墻之有楨幹 質實 統一

志云建章宮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漢武帝所建周回三十里度高未央宮千門萬戶輦道相屬太液池在漢建章宮北武帝創之以象海刻石為鯨魚池邊多雕菰紫籜其間鳧鴈充滿及鵁鶄鳷鶄之屬動輒成群漸臺在漢建章宮北太液池中臺高二十餘丈神明臺在漢建章宮內武帝初置上有銅柱仙人掌捧盤以承雲表之露井幹樓在漢建章宮南武帝所建張衡賦井幹疊而百層即此

夏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

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兒寬議以為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光祿勳大鴻臚大司農執金吾京兆尹左

集覽宜改正朔記大傳疏云周建子

馮翊右扶風皆是歲所改也

商建丑夏建寅是改正也周夜半商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又注詳見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宜用夏正語行夏之時朱子集註曰夏時謂以斗杓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云云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説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盖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也數用五瓚曰五土數也漢據土德故用五㒩真子曰漢武造太初歴數用五注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皆以之字足之光禄勲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二年大鴻臚胡廣曰鴻聲也臚音閭傳之也所以傳聲讃導九賔韋昭曰鴻大臚陳也欲以大禮陳序於賔客大司農即治粟内史掌穀貨景帝更名大農令執金吾應劭曰吾御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顔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又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百官表内史掌治京師主爵中尉掌列侯景帝分置

左右内史更中尉曰都尉武帝置京兆尹更左内史曰左馮翊都尉更名右扶風治内史右地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顔師古曰京兆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馮翊在太上皇廟左入右扶風在夕陰街北入故主爵府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渭城以西為右扶風三輔黄圖云京大也天子曰兆民故曰京兆馮翊言依馮輔翊京師也扶風言扶助天子風化也按京兆光武置雍州今改西安府馮翊元魏以澧水攸同改曰同州扶風元魏置岐州唐改鳳翔府質實司馬遷龍門人京兆尹注見唐

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左馮翊注同上年右扶風注見周顯王八年岐縣

書法始用夏正也故特書造造創始也自是無能改者矣故雖復古而以創始之辭書之予之也後乎此魏主叡建丑漢後主建興十五年不三年而復周武氏建子唐中宗嗣聖六年十一年而

復肅宗建子上元二年不一年而復行夏之時誠不易之常經也書行新歷始此終綱目書歷之變十有九是年漢章帝元和二年四分宋乙酉年元嘉壬辰年魏玄始梁庚寅年大明壬寅年魏正光已未年魏興光庚午年齊天保甲辰年隋甲子歷開皇十七年新歷戊寅年唐戊寅歷高宗麟德二年麟德歷玄宗開元十六年大衍肅宗乾元元年新歷代宗廣德二年五紀穆宗長慶二年宣明昭宗景福元年崇元巳巳年蜀永昌丙辰年周欽天其書造者二漢太初唐大衍作者一周欽天

發明聖門四代禮樂必以夏時為先此固百世不可易之法也自秦人始用十月漢興因而不改甚失建正之義至是治歷明時始以正月為歲首然後百年之繆一旦始革武帝紛紛制作獨此最為有得綱目書而美之此固瑕瑜不相掩之意也

## 築受降城

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左大都尉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

**書法** 書築受降關要也書受降城始此終綱目書受降城三是年唐中宗景龍二年憲宗元和八年

## 秋遣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宛

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上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不肯漢使怒攜金馬而公宛貴人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殺之於是上大怒諸嘗使者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

人可盡虜矣上以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以為號司馬公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蓋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過矣**集覽**貳師城在大宛國其地多善馬郁成大宛之支國也在大宛東邊

**書法**武帝用兵多書擊此其再書伐何宛殺使者斯可以言伐矣故惟朝鮮書伐惟宛書伐

## 關東蝗起飛至燉煌質實

燉煌郡名注見唐莊宗同光二年瓜沙

**書法**書蝗多矣未有書所至者書至燉煌何遠也綱目書蝗三十七書大蝗十六詳文帝後六

年遠莫遠於至燉煌是年盛莫盛於飛蔽天新莽壬午年大又不足言矣

○中尉王溫舒有罪自殺夷三族

溫舒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為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豪惡吏皆為用然為人諂執家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請行論無出者至是坐為姦利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婚家亦坐他罪族光祿勳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溫舒罪至五族乎

集覽 居廷惛惛廷朝中也惛惛言不明了也素習關中俗句絕素習諳練也舞文巧請舞弄文法也巧謂穿鑿請謂奏請行論無出者行法論罪無得脫出者記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注論音倫坐為為去聲緣姦利而坐罪

正誤 坐為姦利當族今按為如字

質實 王溫舒陽陵人

戊寅 二年春正月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為丞相

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夏籍吏民馬補車騎○秋蝗○李廣利攻郁成不克還屯燉煌

貳師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給食比至郁成士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貳師引兵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上書乞罷兵上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

集覽 鹽水裴矩西域記鹽水名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道路不

可準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又鹽澤注見元狩元年

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

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期至浚稽山既至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八萬騎圍破奴獲之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遂沒于匈奴 集覽 浚稽山應劭曰在武威郡北稽音雞括地志云故城在朔方郡西北二千一百里欲發而覺去年嘗來告曰我欲殺單于降漢令將欲舉發而覺之 質實 一統志云浚稽山在韃靼國中其山有二匈奴多分居之

己卯 三年春帝東巡海上 考異 下文漏還宮二字○按元封元年十月帝出長城書勒兵而還正月帝如緱氏書至碣石而還二年春如東萊書還臨塞決河四年遂出蕭關書還祠后土五年冬

帝南巡書還郊泰畤太初元年冬十月帝如泰山書還作建章宮天漢三年三月帝東巡書還祠常山太始三年春正月帝東巡書浮海而還四年春三月帝東巡書五月還宮則此不書還誤漏也 ○匈奴兒單于死季父呴犂湖單于立集覽呴犂湖騆曰名也呴音鉤又音吁 ○築塞外城障秋匈奴大入盡破壞之考異此亦誤不書寇與元朔三年入代郡同 考證大入當作大入寇

上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築城障列亭西北至盧朐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盡破壞之 集覽五原塞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西四十里五原本秦九原郡今大同路豊州是盧朐匈奴中地名張晏曰山名騆曰朐音渠

書法直書其事城之不足恃明矣故春書築城障秋書匈奴破壞之辛丑書築長城壬寅書寇厥入之隋文帝綱目之意昭昭矣

# 睢陽侯張昌有罪國除質實

睢陽縣名注見景帝三年

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民人散亡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差第位次藏諸宗廟副在有司逮文景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昌坐為太常乏祠國除見侯纔四人綱亦少密焉

集覽綱亦少密言禁防如綱之密也

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母寡以降得善馬數十匹

漢既亡浞野之兵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上以為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絶不來乃按言伐宛尤不便者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駞以萬數齎糧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壻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為兵及載糧給貳師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於是二師行所至迎給不下者攻屠之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共殺王持頭使貳師曰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貳師許之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取其善

馬數十匹中馬三千餘匹立宛貴人昧蔡為宛王與盟而罷兵令搜粟都尉上官桀攻破郁成郁成王走追斬之

**集覽** 亡浞野之兵浞野侯趙破奴去年擊匈奴敗沒負私從者不與從去聲與讀曰預·正義曰謂負擔糧私募從者非公家發與之限槖駞匈奴中奇獸名能負槖槖而馱物背有二封大月氏出一封者案封謂其背肉隆高如封土也韋昭曰以其背肉似槖故名七科適適與謫通戍也大宛傳注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顏師古曰漢律戍卒有三曰卒更曰踐更曰過更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改曰謫乃戍邊一歲昧蔡大宛將名昧莫曷反蔡先葛反

**正誤** 適為兵令按適責罰也謫使戍邊曰謫戍謫不訓戍也

**質實** 上官桀楚人也

書法未有書大發兵而得馬僅數十得不償失可見矣下書封李廣利為海西侯尚可謂之有功乎

發明上書大發兵圍宛下書得善馬數十匹則其輕重亦不類矣天子之兵所以征討不服前年書遣李廣利將兵伐宛未聞宛有犯邊之罪也至是乃知為馬故爾方其以數萬之衆鼓行而進比至燉煌所存僅止什一二經歷三年之久益兵至於六萬而負私從者不與焉又到宛則三萬而已率禽獸而食人肉其禍可勝歎哉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若廣利者多殺士卒不足為善戰其罪又浮於死而猶受封侯之賞故綱目特書封李廣利于下以著武帝溺愛私慾之失為後戒也

庚辰　四年春封李廣利為海西侯

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因為質焉軍還入馬千餘匹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上以為萬里而伐不録其過乃封廣利等侯者二人為九卿者三人二千石百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謫過行者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匈奴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絶勿通軍正任文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集覽奮行者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之人以謫過行者黜其勞大宛傳黜作絀徐廣曰奮行者及以謫過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此卒以謫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

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軍正將軍屬官戰國周筴注軍正猶卒正軍之率也捕得生口知狀生獲其人曰生口謂生獲樓蘭國人而知其國中情狀以間為句候司司讀曰伺候望伺察也輪臺西域地名在車師西北千里其東則渠犁渠犁西域屬國名一曰支渠犁在輪臺東領護統領其衆而保護營田之事

## 秋起明光宮

書法 武帝自即位以来書起柏梁臺書築宣防宮書作蜚廉桂觀通天莖臺書作首山宮又書作建章宮池苑不與焉用民力多矣於是又書起明光宮土木疲民未有盛於帝者也臺觀書起宮未有書起者此其書起何峻宇也故以臺觀之辭書之是故武帝明光宮書起是年明帝北宮書起永平三年燕逍遙宮書起晉安帝元興三年陳後主三閣書起甲辰年唐憲宗承暉殿書起元和十

三年皆峻宇也終綱目宮殿書起五

○冬匈奴呴犁湖單于死弟且鞮侯單于立使使來獻

上欲因伐宛之威遂困匈奴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絶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且鞮侯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

集覽 平城之憂高帝七年擊匈奴被圍平城齊襄公復九世之讐公羊傳莊四年齊襄公滅紀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先君之耻猶今君之耻也且鞮侯索隱曰且子余反鞮丁奚反丈人行徐廣曰丈人尊者之稱行胡浪反輩行也

辛巳

# 天漢元年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

上嘉單于之義遣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既至置幣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長水虞常等謀殺漢降人衛律而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人告單于時律為丁靈王貴寵用事單于使律治之常引武副張勝知其謀單于怒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召武受辭武謂假吏常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之武氣絶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勝武益愈會論虞常劍斬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

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生死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白單于愈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各置他所

集覽 長水虞常虞常長水胡人也或謂長水水名誤矣按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顏師古曰長水乃胡名也胡騎之屯於宣曲觀者丁靈王靈或作令一作零魚豢魏畧云丁零北狄種名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匈奴立衛律為王以主其人常引武副張勝

知其謀引扳指也勝乃武之副虞常扳引勝知此謀左伊秩訾胡官號復息再生也顏師古曰氣息自鼻出會論虞常會適遇也適遇論殺虞常時大窖舊米粟之地藏而空者北海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匈奴中地羝乳乃得歸乳去聲育也顏師古曰羝不當乳而云乳言其必無歸日也戰國燕太子丹質於秦言烏頭白馬生角乃得歸即此意

**質實** 蘇武杜陵人建之子衛律平陽人青之從弟子也

**書法** 於是匈奴留武不書留之何 據元狩四年任敞書留不遣 不以張勝累武也故不書後書還自匈奴則被留明矣

## 雨白氂集覽

雨白氂雨去聲自上而下也氂與釐通顏師古曰凡言釐者毛之彊曲者也

**書法** 嘗書雨血矣 惠帝四年 於是書雨白氂大異也終綱目一而已

○夏大旱○赦○發謫戍屯五原

壬午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遂降

貳師出酒泉擊匈奴斬萬餘級師還匈奴大圍之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詔徵詣行在所帝親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初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至是上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曰臣所將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

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疑陵悔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陵於是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敵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斬首三千餘級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欲去會軍候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救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急攻陵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俱盡陵太息曰兵敗死矣令軍士各散期至遮敵障相待敵騎數千追之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得脫至塞者四百餘人上聞陵降怒甚群臣皆罪陵惟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狗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彼救死扶傷

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計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

集覽假司馬司馬將軍屬官劉貢父曰假者軍司馬之副也仲馮曰假權攝之義行在所應劭曰乘輿所至處曰行在所梁𥥈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射命中射食亦反命必也謂擬而必中也群經音辨曰命中曰射命中者所指名處輙射中之將惡相屬邪惡烏故反恥也屬隷也後距距亦作拒史記酈商專攻其前拒裴駰注拒方陣名音矩或音巨左傳有左拒右拒左右地兵注見元封六年左右方兵鞮汗山鞮丁奚反汗音寒遮虜障武帝使路博德築之於居延縣北括

地志云今張掖郡故居延城也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千五百餘里媒櫱其短孟康曰媒酒教櫱麴也喻釀成其罪也張空拳漢書拳作弮文穎注弮弓弩弮也顔師古曰拳與弮同音丘權反言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空拳也拳則屈指不當言張北首爭死敵首去聲向也謂北向爭致死命於敵也亦足暴於天下暴音僕言已足以暴露其功於天下也宜欲得當以報漢彼之所以不盡死節而降匈奴者意欲立功以報漢而受其罪也腐刑景帝本紀死罪欲腐者許之如淳注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復生子如朽木之不生實彊弩迎軍先是詔彊弩將軍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坐預詔之預先也先嘗詔博德迎陵軍今武帝自悔坐此詔之失

**正誤** 宜欲得當以報漢今按司馬遷傳作且欲得其當而報漢顔師古注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當其破敗之罪

**質實** 一統志云居延本匈奴地名漢初置居延縣治此屬

張掖郡元狩中嘗使將軍路博德築遮虜障於此號居延塞後廢之故城在陝西行都司甘州衛城東北浚稽山注見太初二年遮虜障注見居延縣

發明李廣利奴材也前伐大宛士卒物故甚衆免誅而侯今又使之將兵徒益多殺而已李陵之敗亦以恥於屬役故請自當一隊然不知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降則不可也馬遷言陵忠勇以致受刑綱目削而不書蓋陵既有降敵之罪他美舉不足以贖之則遷亦無足言者矣此固筆削之深意也

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擊東方盜賊考異按綱目盜賊例書討如永初四年書青州刺史法雄討海賊張伯路以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群盜並不書擊此討字誤作擊

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杖斧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渤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召拜青州刺

史王賀亦為繡衣御史逐捕群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集覽** 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服虔曰沈匿不發覺之法也韋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以文辭避法徐廣曰詐為虛文云無盜賊直指使者衣繡杖斧衣去聲杖上聲百官表注指事而行無阿私衣以繡者尊寵之也賜以斧者得專斷也躧履起迎顏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躧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怱遽也躧與蹝屣通音所綺反莊子讓王篇原憲蹝履注著履而不垙起也又屣履到門注見桓帝延熹九年

**正誤** 沈命法今按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刊本誤為汲

**質實** 王賀元城人

**發明** 武帝奢侈窮黷之弊至是見矣民窮而為盜乃遣使者擊之盍亦反其本乎故書以譏之

癸未 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

集覽 榷酒酤榷音角水上橫木所以渡人者爾雅謂之石杠今畧彴是也禁閉其事総利入官下無由得有若渡水之榷因名焉如淳曰榷音較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官自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顔師古曰如音韋説俱是但較字去入聲皆有此可疑愚謂榷字去聲韻不收當是音覺酤工護反

書法 書榷酒始此終綱目書榷酒四是年新莽庚午年陳辛巳年唐德宗建中三年書罷榷四昭帝始元六年晉孝武帝太元八年陳癸卯年唐代宗大歷十四年皆作偁於帝矣故書初譏之

○三月帝東巡還祠常山

考異 提要東巡下有修封禪祀明堂六字據分注當從提要

質實 常山注見周安王十五年

上行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時方士之候神人求蓬萊者終無驗天子益怠厭矣然猶羈縻不絶冀遇其真

集覽瘞玄玉爾雅祭地曰瘞薶注既祭而埋藏之示歸於地也

發明方書遣使擊盜賊未聞有振卹之政而榷酤遊幸繼書于冊則帝之無意於民蓋可知矣比而觀之其失自見

夏大旱赦

甲申四年春正月遣李廣利等擊匈奴不利族誅李陵家

發天下七科讁遣李廣利等四將軍出塞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漢軍戰不利引歸時上遣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

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李緒非陵也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

集覽遠其累重遠如字累謂妻子重謂輜重余吾水韋昭曰余又音徐山海經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按余吾在朔方郡北右校王右校蕃之别族也立為王而主其人

書法上書李廣利擊匈奴不利則陵家死不以其罪可知也然則其書誅何陵前降敵綱目書戰敗降紀實也或者亮其不得已則奔軍降將無所示懲矣故因其族之而書誅所以示降敵之罰為世戒也

發明陵家以無罪見族猶書曰誅何哉蓋陵有降敵之罪又用事於敵誅其家所以誅陵也其旨嚴矣哉

夏四月立子髆為昌邑王質實昌邑國名注見秦二世三年○令死罪入贖

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書法前書詔民得贖罪譏矣於是而書死罪入贖甚譏之也贖至死罪則富者殺人皆不死矣

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

乙酉太始元年春正月徙豪傑于茂陵質實茂陵注見建元二年○

夏赦○匈奴且鞮侯單于死子狐鹿姑單于立

且鞮單于有二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單于死左賢王未至貴人立左大將左賢王不敢進左大將

使人召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

丙戌 二年秋旱○穿白渠

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 集覽 白公史失其名趙之中大夫也公相呼尊老之稱谷口漢書音義曰在長安北故縣處多險阻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東北四十里河渠書韓使鄭國說秦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索隱曰瓠口即谷口郊祀志所謂寒門谷口是也與池陽相近故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谷口漢為縣隸馮翊今呼為治谷去甘泉八十里盛夏凛然故曰寒門 質實 一統志云白渠在西安府涇陽

縣西北漢白公引涇水溉田有大白中白南白三渠下流入高陵縣界當時民得其利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谷在後舉臿成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涇水注見秦王政元年谷口漢之縣名屬左馮翊東漢省入池陽縣故址在西安府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溝洫志田於何所池陽谷口即此

書法 穿渠必書重溝洫也終綱目書渠十詳秦初乙卯年

丁亥 三年春正月帝東巡琅邪浮海而還○皇子弗陵生

考證 當去皇字

弗陵母曰河間趙倢伃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司馬公

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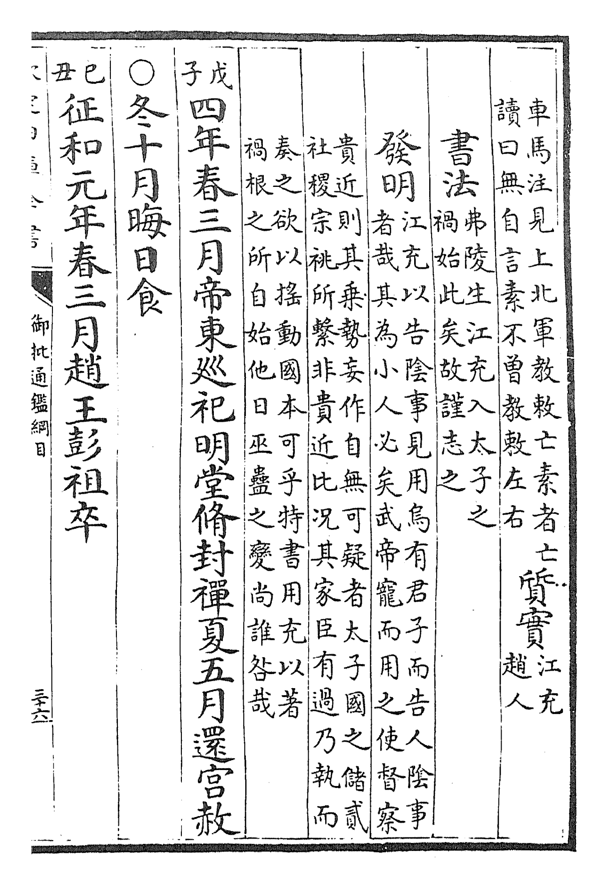
**集覽** 倢伃婦官字或從女韋昭曰倢承伃助也顔師古曰倢言接幸於上伃美稱也漢舊儀皇后為婕伃下輿禮比丞相鉤弋宮趙倢伃手可反屈如鉤故以名宮列仙傳云發手得一玉鉤故號焉三輔黄圖云宮在城外漢武故事曰在直門南任身任平聲孕也鄒陽傳應劭注紂刳任者觀其胎產詩大明篇曰太任有身注身重也箋云重謂懷孕也巫蠱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曰巫執左道以亂政惑人曰蠱顔師古曰指體即藥毒害人是若行符厭俗之術

**書法** 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危太子也終綱目書子生五 詳 元朔元年 皆有故者矣

以江充為水衡都尉

初充為趙王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召與語大悅之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令身待北軍擊匈奴貴戚子弟叩頭求哀於上願入錢贖罪凡數千萬上以充為忠直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寛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集覽 陰事謂陰謀之事魁岸雄傑也顔師古曰岸者有廉稜如崖岸形身待北軍北軍指未央殿環衛王宮在長安内者言也時貴戚近臣被舉劾者皆沒入車馬待罪北軍擊匈奴否則許入錢贖罪令各以秩次輸入北軍凡數千萬家使即家令也主倉穀飲食職比司農少府使山吏反非愛



車馬注見上北軍教敕亡素者亡讀曰無自言素不曾教敕左右

質實 江充趙人

書法 弗陵生江充入太子之禍始此矣故謹志之

發明 江充以告陰事見用烏有君子而告人陰事者哉其為小人必矣武帝寵而用之使督察貴近則其乘勢妄作自無可疑者太子國之儲貳社稷宗祧所繫非貴近比況其家臣有過乃執而奏之欲以搖動國本可乎特書用充以著禍根之所自始他日巫蠱之變尚誰咎哉

戊子 四年春三月帝東巡祀明堂脩封禪夏五月還宮赦

○冬十月晦日食

己丑 征和元年春三月趙王彭祖卒

彭祖所幸淖姬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為趙王 集覽 淖姬故江都易王之寵姬其子建所盜與姦者彭祖取為姬蘇林曰淖姓音泥淖之淖多欲胡氏曰所謂欲者或酒色或貨財或宮室遊畋或狗馬博奕或詞藝圖書以為文或撫劍疾視以為武或鬬土服遠以為功或耽佛好僊以為高皆足以荒廢政理 質實 武始縣名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

夏大旱○冬十一月大搜長安十日

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集覽 門候每門候一人屬城門校尉司啟閉出入三輔高帝初分內史地為河

上渭南中地三郡武帝改為京兆馮翊扶風是為三輔顔師古曰三輔取左傳輔車相依之義又注見元朔五年右內史

書法 始皇之篇書大索十日矣二十九年於是復見終綱目書大索十日二而已秦皇漢武一轍也

庚寅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有罪下獄死夷其族**

賀子敬聲為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發覺下獄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祝詛上有惡言遂下賀獄父子死獄中家族

集覽 祝詛上句絕祝職救反詛側慮反周禮注詛謂祝之使沮敗也

書法 有罪者敬聲也書賀有罪何子至奢淫父失教也獨非罪歟綱目不書敬聲而書賀其為人父之戒深矣

以劉屈氂為左丞相○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書法 元光五年書大風拔木矣是月陳皇后廢於是再書大風發屋折木閱三月而太子據反及皇后皆自殺變不虛生信哉終綱目大風拔折樹木三 詳元光五年

○諸邑陽石公主及長平侯衛伉皆坐巫蠱死質實 統一志云諸邑春秋魯邑名漢初因之後為諸縣屬琅邪郡晉屬東莞郡後魏於此置高密郡北齊省入東武縣隋改為諸城縣唐置密州治此宋初置安化軍金元仍為密州治國朝省州以縣屬青州府

書法 有罪稱誅無罪稱殺恒辭也史曰皆坐巫蠱誅綱目以為無罪則書殺可耳此其書死何疑也疑也則如勿書書大搜十日書坐巫蠱死所以著方士神巫之流禍為世戒也

○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氂討之據敗走湖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考異 皇字羨據高帝十二年書太子盈即位省皇字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

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太子每諫征伐四裔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太子寛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應輒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寛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衛青薨後臣下無復外家為據競欲搆太子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甞謁皇后移日乃出黄門蘓文告上曰太子與宫人戲上益太子宫人太子知之銜文文與小黄門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為過何畏文等上聦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甞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

處而佯語笑上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惑衆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宫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為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充將巫人掘地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强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充因言宫中有蠱氣上乃使充入宫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縱横無復施床處云於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誅因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存

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不念秦扶蘓事耶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七月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充等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發中廏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蘓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敺肆市人數萬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兵敗南

犇覆盎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大怒下吏責問勝之皇恐自殺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為任安老吏欲坐觀成敗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宫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隷臣耳陛下顯而用之御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繆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

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亟罷甲兵毋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宮下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發覺八月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皆并遇害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司馬公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朝夕與之游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於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胡氏曰武帝為人君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與諸子疏而后希得見一也寵姬生子而后及太子愛弛二也嬿太子寬厚邪臣毀之而不能察三也悅江充之材而忘其敗趙之事四也不為置賢師傅而令太子

自通賓客五也受籓文之譖而不為核實六也縱方士女巫出入宮掖七也又使江充治巫蠱獄八也疑左右盡為蠱九也信使者妄言而遽發兵捕斬太子十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詣上自歸而從石德之計耳然既斬充而亟走甘泉猶可幸於見察乃白后發兵與丞相戰是真反矣尚何言哉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大興土木巡遊不休民力既殫盜賊蠭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其亦宜矣向使遵文景恭儉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則豈有是哉

**集覽** 戾太子宣帝時追謚曰戾史記謚法鮮曰不悔前過曰戾平決平音病平其不平而決斷也平反反漢書録囚平反之謂舉活罪人也顔師古曰反音幡反罪人辭使從輕而出也毛氏曰平反理正幽枉也臣下無復外家為據衛青衛后同母弟太子外家也為去聲助也據太子名言群臣之中再無如青之為太子者黄門與服志禁門曰黄闥以中人主

之故號焉黃門令主省中諸宦者銜文為句銜恨蘊
文也小黃門漢置小黃門十人以閹人為之通命兩
宮案兩朝國史志凡內侍初補曰小黃門經恩遷補
則為內侍黃門小不平身體稍不平和也省中漢宮
中本曰禁中謂門閣有禁非侍衛通籍之臣不得妄
入行道豹尾中後避元后諱改曰省中顏師古曰言
入此中者皆當省察不可妄也秦扶蘇事始皇病甚
令趙高為書賜長子扶蘇曰以喪會咸陽而葬書未
付使者始皇崩高乃更為書賜扶蘇死趙虜初江充
為趙王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故
下文云前亂乃國王父子舍人太子舍人更直宿衛
如三署郎中中廄車中廄天子馬閑也或曰皇后車
馬所在中都官史記淮南王安傳偽為左右都司空
上林中都官詔獄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
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壺關三老茂壺關
縣屬上黨茂三老名也失其姓三老注見漢王劉邦

二年東至湖湖縣本屬京兆後分屬弘農括地志云虢州閿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湖水源出湖城南三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博望苑義取廣博觀望也亟詣上自歸正義曰謂自歸於天子之前首露明春秋首惡之義公羊傳注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篡弒之誅春秋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穀梁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今漢武之殺皇太子即此

正誤

臣下無復外家為據今按此段五十餘處皆稱太子不應此處突出其名為當如字據者倚仗之義

質實

一統志云湖漢之縣名屬京兆尹因津以名邑後周於湖城故地置閿鄉郡隋初郡廢後遷今治為閿鄉縣唐貞觀初置鼎州尋廢州以縣屬虢州宋屬陝州元以湖城縣省入焉國朝因之屬河南府靈寶縣名

注見獻帝建安七年博望苑在西安府城北五里漢武帝為戾太子所築使通賓客義取廣博以觀望也

書法 書殺使者白皇后發兵反綱目有以斷斯獄矣故下書討終綱目太子書反二是年據唐

太宗貞觀十七年承乾

發明 江充姦詐小人交亂家國又以巫蠱誣陷太子一死不足以盡其罪然且書殺而稱使者何耶充銜命治獄則有指矣乃武帝使之之過爾太子烏得而殺之既已殺充不能詣上自明遂白后稱兵則不謂之反不可得也當是之時使帝果能早悟赦而弗誅為太子者亦何顏自立於世況又毋后由已而死固無苟免偷生之理綱目書發兵反書詔丞相討之所以正名定罪為萬世臣子當知命義者之戒蓋亦有不得已者耳可勝歎哉

地震

辛卯三年春正月匈奴寇五原酒泉三月遣李廣利等將兵擊之質實五原注見明帝永平八年酒泉注見武帝元封三年○夏赦○發西域兵擊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質實車師注見武帝元鼎二年

六月丞相屈氂棄市李廣利妻子下吏廣利降匈奴詔族其家

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為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貳師出塞破匈奴兵

於夫羊句山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會有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屈氂腰斬東市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遂深入要功北至郅居水上逢左賢王左大將合戰一日殺左大將蓄死傷甚衆還至燕然山單于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遂降單于以女妻之宗族遂滅集覽曰祖道五經要義道路祈也顏師古曰黄帝子名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出行者祭之因饗飲焉左傳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朱子語錄祖道之祭作一土堆置犬羊其上祭畢而以車碾從上過象行者險阻之患如周禮祀軷是也又云祭畢則以胙肉食之謂之餞禮用兵時以犯軍法當斬者斬於路卻兵過其上軷蒲撥反夫羊句山史炤曰即西山也在匈奴中句工侯反郅居水上句絶郅居

水在匈奴中左賢王注見高帝七年左大將匈奴官名有左有右今左大將單于之次子為之燕然山在匈奴速邪烏地中稽落山之北燕或音煙案貭實一統輿地要覽燕然山在今上都路宣德府界中

志云范夫人城在軳韃國中冡宇記城本漢將所築將亡其妻率衆保完之因名燕然山在軳韃國中去塞三千餘里

書法屈氂腰斬也其書棄市何罪辭也李陵之降也後書族誅李陵家廣利亦降矣族其家則何以不書誅於是廣利屈氂欲立昌邑為太子事覺屈氂棄市廣利妻子下吏廣利因欲深入自贖大敗遂降綱目不書深入大敗直書降匈奴廣利之罪著矣不書誅可也據李陵前書戰敗降

發明相臣棄市待之不啻犬彘矣其於國體何如哉廣利族誅無足道者書之以見始焉輕用

之失

秋蝗○以田千秋為大鴻臚族滅江充家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集

覽橫橋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黄圖云長安城北面西頭第一門曰横門門外有橋名横橋括地志云渭橋即横橋架渭水上在雍州咸陽東南二十二里歸來望思之臺言已望而思之庶幾太子之䰟歸來也

質實一統志云田千秋長陵人橫橋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五里即中渭橋也注見高后八年渭橋思子宮在河南府閿鄉縣東北二十里漢武帝思戾太子時所築今有故城在焉望思臺在河南府閿鄉縣西北漢武帝思戾太子為築此臺

書法江充誣陷太子罪人也在太子則書殺宜矣病之何充以告陰事見知非端士矣而寵信之使治巫蠱帝亦不能無過也故止書族滅入綱目以帝既悔悟族之則曷為不書族誅病帝也其來書族十一秦三高帝二武帝六而武帝居其六然則帝之刑亦太刻哉自是以後漢諸臣非謀反無夷族者以至于唐非謀反而夷族者三書而已魏崔浩唐李渾周劉思禮等

壬辰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

上欲浮海求神仙群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涌留十餘日乃還

雍縣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黑如鷖集覽隕石二隕子敏反春秋僖十六年隕石于宋五注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隕通作霣公羊傳曰曷為先言隕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黑如鷖鷖煙奚反說文小黑子七制鷖作磬解云磬石名也疑七制誤　質實雍縣注見周顯王八年

書法如雷何非雷也綱目書雷十書如雷者一而已詳惠帝五年書隕石十二書數者八書其色者一而已詳秦始皇三十六年

○三月帝耕于鉅定還至泰山罷方士候神人者

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見群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曏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胡氏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若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然後知往日之非而悉改之雖曰不敏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嗚呼此真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也哉

集覽 鉅定澤名在泰山東 神人蓬萊仙人之屬

書法 書親耕始此終綱目書耕五 是年明帝永平十五年章帝元和二年三年唐玄宗開元十九年書芟麥者一 開元二十二年 籍田不與焉○自元光二年書遣方士求神仙於是四十五年矣

而後始書罷方士甚矣帝之晚悟也後二年而帝遂違世矣書此幸之也否則終身弗悟與秦皇何異焉

夏六月還宮○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閥閲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

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勞擾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教民為代田一晦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根深能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司馬公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征戰之功而勇鋭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下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集覽 閔閱

功勞顏師古曰閥積功也閱經歷也今人以家世門戶為閥閱誤矣伐通作閥史記功臣侯表古者人臣功有五等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益民賦三十欲於常賦之外每口轉增三十錢失一狼匈奴以狼自比也走千羊以羊喻漢也死畧離散言死亡被虜略及自離散者亭隧亭候望者所居隧者依深險處開通行道也止擅賦擅賦非常賦也脩馬復令為句復音福除也七制解馬復者因養馬以除免徭賦也以補缺七制解但以補滿缺處進畜馬方畧補邊狀句絕方筞術也略計謀也狀以述事情與計對與上計之吏偕來赴對一畮三甽畮古畝字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秦孝公制二百四十步為畮甽古畎字田中溝廣尺深尺曰甽歲代處代易也歲易其處每耨輒附根耨鉏草也每凡鉏草輒以土附着苗根能風旱能讀曰耐以其根深故耐風與旱

書法 自公孫弘書為丞相封平津侯是後丞相無不侯者不書據石慶牧丘侯公孫賀葛繹侯劉屈氂澎侯皆為相始封皆不書常事也此書侯千秋何重富民也武帝干戈土木海內虛耗至其末年本心定而天理還始陳既往之悔止擅賦力本農封富民侯置搜粟都尉以明休息富養之意雖非不遠之復其與迷而不反者異矣故綱目特書之

發明 武帝繼統之初意嚮甚美未一二載遽失初意於是奢慾窮黷聚斂神僊之事無所不有卒至海內虛耗盜賊蜂起帝猶未能自反逮至巫蠱難作骨肉誅夷喋血京師禍變已極然後紓徐痛定始大悔悟如醉而醒夢而覺遂乃罷方士棄輪臺下哀痛之詔陳既往之失與民休息禁止苛暴回視前日所為殆若二人何哉蓋帝天資素高故勇於改過無牽制委靡之失是以一轉移之頃

而事已大興使其以如是之資而勇於顧治亦何不可之有綱目於富民之侯搜粟都尉大書于冊雖曰幸之蓋亦深惜之也

秋八月晦日食

癸巳後元元年春祠泰畤○赦○夏六月侍中僕射馬何羅反伏誅考異提要作侍郎

初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侯後上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侍中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以故久不得發上幸林光宮旦未起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投殿下禽縛之窮治皆伏

享

集覽衛太子名據武帝太子也征和二年反敗走湖而死謚曰戾以其母后姓衛因號衛太子懼及句絶懼禍及其身金日磾匈奴休屠王太子名日磾元狩間沒入宮養馬上奇之賜姓金氏磾音低林光宮括地志云秦林光宮漢甘泉宮也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甘泉注見文帝三年觸寶瑟僵以走趨急遽故觸瑟而僵仆周禮樂器圖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三十三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如前二十五絃飾以寶玉者曰寶瑟

秋七月地震○殺鈎弋夫人趙氏

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又坐匿亡命削三縣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後多過失是歲鈎弋夫人

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黄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胡氏曰漢武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誠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與政播告之脩著為漢法藏之宗廟貴在大臣鉤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敢若夫呂后之事則亦高帝有以啟之耳

集覽猶與注見秦孝文王元年猶豫黄門畫黄門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有畫工掖庭獄

韋昭曰庭在掖門內故曰掖庭案掖門宮中之小門在正門之旁者呂向曰掖庭宮名在天子左右如肘掖然案掖庭獄即永巷也永巷注見周赧王四十五年

**書法** 凡書殺殺無罪也武帝思患預防曷為以殺無罪書之不與帝之斷也古人之防患蓋自有道矣自帝有是舉拓跋氏至以為家法人亦何樂於有子哉

**發明** 嗚呼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欲立其子先殺其母聖人防患之道殆不若此異時拓跋氏率用此法未必非漢武之有以開其風也書殺譏之也

甲午 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宮立弗陵為皇太子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

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考異按尊立例曰立太子曰立子某為皇太子則此當書曰子弗陵蓋刊本漏子字考證主當作帝○謹按孝武立昭帝為皇太子擇臣而輔之上承高惠文景之統惡得為繼世之始下同借帝書曰少主哉故曰主當作帝質實霍光平陽人金日磾張掖人

二月上幸五柞宮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乃立弗陵為皇太子明日命光日磾及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拜臥内牀下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

日磾長子為帝弄兒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遂殺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上為之泣而心敬日磾桀始以材力得幸為未央廐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愛已由是親近又明日帝崩入殯未央前殿帝聰明能斷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上為之垂涕歎息久之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此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初怒朔既而善之班固曰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内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司馬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歛内侈宫室外事四裔信惑神恠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集覽五柞宫漢離宫也以五柞木為之故以名宫在扶風盩厔縣或云宫中有五柞樹因名焉五柞連抱上枝覆蔭數畝二說未詳如有

不諱注見周顯王八年前畫意去年使黄門圖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霍光禁闥蔡邕曰天子所居

門闈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故曰禁中禁中門曰黄闥郎僕射竊識視之識式志反記也郎與僕射皆官名謂郎僕射皆私竊識視光之上進處弄兒弄戲也師古曰言其狎褻無闗大體隆慮注見文帝元年

**質實** 一統志云五柞宮在西安府盩厔縣東南三十八里漢武帝所建以宫有五柞樹故名

**書法** 自武帝增重加官而丞相為具位故受遺之詔不及丞相焉然其付託得人則帝之明有可尚者矣故書美之書受遺詔始此終綱目書受遺詔六 是年宣帝黄龍元年後主建興元年晋元帝永昌元年明帝大寧三年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

**發明** 武帝平生繆戾甚多獨晚年託孤一節甚明觀之綱目所書則可見矣然光日磾桀三人

皆以將軍受遺詔而相臣無預又可以覩世變也

太子弗陵即位姊鄂邑長公主共養省中光日磾桀共領尚書事質實鄂邑注見後主建興七年武昌縣

光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群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集覽共養省中共居用反養餘亮反下奉上曰共養也省中注見征和二年尚符璽郎尚主也郎官名主掌符璽事多光重之曰多輕之曰少

三月葬茂陵質實一統志云茂陵在西安府興平縣東北十七里○夏赦○秋

七月有星孛于東方○追尊鈎弋夫人為皇太后起雲陵

質實 一統志云雲陵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七十里甘泉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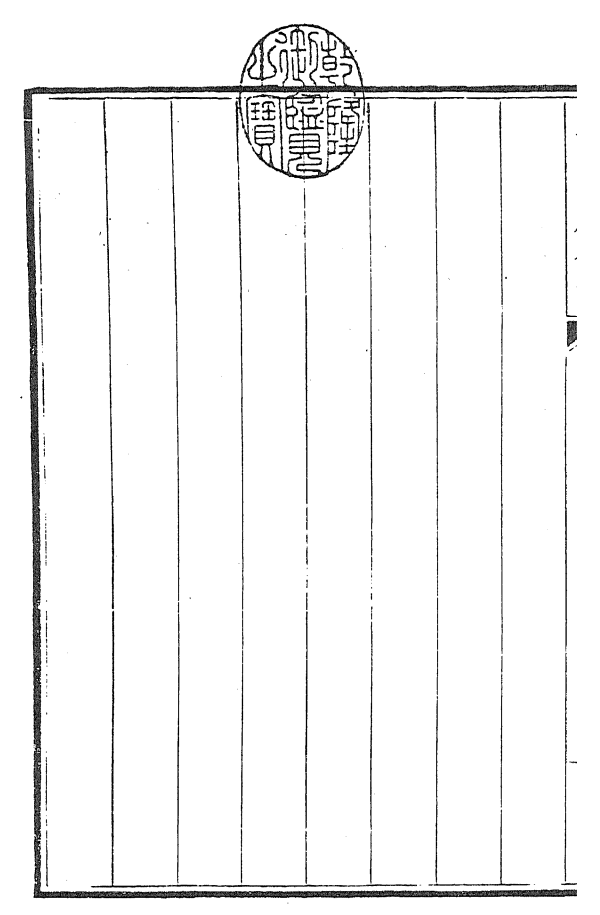
書法 譏違禮也始亂嫡妾矣故通鑑不書綱目并從民雲陵 三年 皆特書之自昭帝追尊其所生而後書追尊者十二君 昭帝宣帝和帝安帝順帝桓帝靈帝獻帝燕主垂晉孝武帝安帝魏恪 自哀帝尊其祖母及其所生而後書尊拜者十三君 哀帝平帝桓帝靈帝晉哀帝孝武帝魏主詡唐憲宗穆宗敬宗宣宗蜀主昶晉主重貴 於是又有逶尊者矣 唐德宗 尊妾母非也尊保母甚哉 魏主燾主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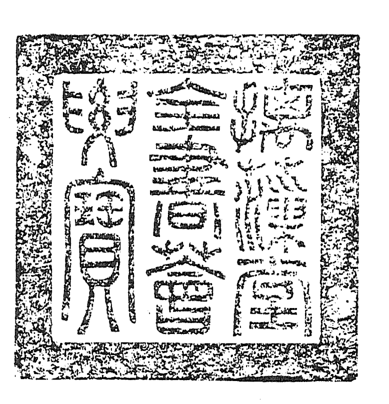
○冬匈奴入朔方遣左將軍禁行北邊考異 此書入亦當作寇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上

謹案第二十三頁後三行雎陽侯張昌按漢書雎陽作睢陵

第二十三頁後四行百四十有三人按漢書功臣侯表高祖百四十七人此從史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書